

SHI JIE SHI DA
WEN HAO QUAN JI

世界十大 文豪全集

中国社会出版社

5

SHIJIE
SHIDAWENHAO

世界十大文豪全集

主编：田立全

中国出版社

204



列夫·托尔斯泰像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floral motifs in each corner, enclosing the text.

列夫·托尔斯泰
文集

(下)

译者 李云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主 编：田立全

副主编：李 铨 李仁厚

编 委：王文彬 王穆春 李 菊

 郭文厚 赵秉仁 钱云川

 王啸河 莫运莱 胡燕生

 董文辉 刘世慧 姜 君

前 言

沐浴在新世纪的晨辉中，回眸过去的千年，那的确是人类历史长河中艺术巨匠最密集的一段时光。他们的才气与前辈相比毫不逊色，他们的成就更令后人难以逾越。星移斗转，日行月迁，即使再过千年，他们的光芒也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黯淡。他们留下的不仅是墨写与铅印的文字，而是一杯杯色浓味醇的精神冲剂。他们在人类精神的荒原中植下了奇花异草，他们在人类心灵的家园里洒满了雨露甘霖。星河茫茫，群星闪烁，为了让读者领略世界文学的艺术魅力，为了让读者饱览文学大师的艺术风采，我们精选了十位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辑成《世界十大文豪全集》一书。

这十位大师是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雨果、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高尔基、泰戈尔、鲁迅。这十位文学大师，以其深邃的思辩、磅礴的气势、高远的意境，构成了重大的文化奇观——一个令人敬仰、令人眷恋的奇观。称他们为世界“十大文豪”当之无愧。

莎士比亚：举世公认的“戏剧元勋”、万人瞩目的“文学泰斗”。他作品中的名言被后人引用的次数、适用的场合是最多的。后人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应“属于所有世纪”。

歌德：以一部《浮士德》饮誉文坛，被视为文艺复兴以来“西欧百年历史的总结”。

普希金：俄罗斯文学语言之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愤恨地说：“快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弄得俄罗斯所有青年都在背诵这些煽动性的诗”。

巴尔扎克：用一支魔术师般的笔绘出了法兰西社会的方方面面。《人间喜剧》是一部法国人的《红楼梦》，是一部了解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雨果：文学创作的多面手，诗人、戏剧家、批评家、散文家，他以自己的杰出成就，获得了法国的最高荣誉。

列夫·托尔斯泰：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复活》“撕毁了一切假面具”激怒了俄国宗教院，为此宗教院开除了他的教籍。

马克·吐温：现代美国文学的开路者，一颗很晚才被辨识出来的美国文学中的“黑珍珠”。

高尔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名字“代表着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时期”。

泰戈尔：是亚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在现代文学史上，他代表着东方。

鲁迅：毛泽东亲手树起的文学大旗，他透视出几千年中国人内心的隐秘，赞颂他的人是最多的，诋毁他的人也是最多的。

《世界十大文豪全集》一书，从不同领域向读者展示大师风采，选文体例也不拘一格。全书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群芳争妍；涵概历史、政治、哲学、自然……气象万千。本书规模宏大，校译准确，具有最高的文学品位和收藏价值。

在编排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难免会有遗漏和缺憾，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本书编委会

2000年4月

文豪小传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一举成名,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自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之中。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之中。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中篇小说《魔鬼》、《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哈泽·穆拉特》;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目 录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战争与和平 (3)

第一部 (3)

海伦公爵小姐微微含笑；她站起来，脸上自始至终带着一种绝代佳人似的微笑。当她走过时，她那有常春藤和青苔花边的素白礼服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白净的肩膀、光泽的头发和璀璨的钻石都光彩夺目，她一直朝安娜·帕夫洛夫娜走去，眼睛不看什么人，可对所有的人都笑容可掬，似乎她把欣赏她的身材、丰腴的双肩和装束入时的非常裸露的胸脯和背脊的美的权利慷慨大方地赐与每个人，似乎给舞会带来全部光彩的也是她。海伦的确是太漂亮了，她身上不但没有卖弄风情的意味，并且相反，仿佛她为自己无可置疑的、其魅力之大足以征服任何美貌，感到不好意思。似乎她宁愿减少自己的美的魅力，可就是办不到。

第二部 (74)

正当温暖湿润的秋天。掩护桥梁的俄军炮垒所在的高地前面一片开阔的景致，时而被斜风细雨的薄纱帷幕掩盖着，时而展现开来，阳光下的景物似乎抹了一层漆，离得很远也看得清清楚楚。脚下小城里白层红顶、教堂和桥——桥两边潮水般涌过的俄国军队，都尽收眼底。还能看见多瑙河湾的船只和小岛，为恩斯河和多瑙河的汇流所包围的一座花园城堡，多瑙河左岸松林覆盖的陡崖峭壁和那神秘远方的翠绿的峰峦和蔚蓝的峡谷。还能看见高耸在似乎从未采伐过的野生松林后面的修道院塔楼，还有恩斯河对岸远山上敌人的侦察骑兵。

第三部 (132)

从大清早起，装束得漂亮整洁的军队就在行动，在要塞前面的空地上整

队。一会儿，成千只脚和刺刀跟着飘展的旗帜移动着，按照军官的口令时停时走，绕过别的步兵队伍，转到别处，留着空隙列队。一会儿，响起了有节奏的马蹄声和金属的碰击声，这是穿各色华丽服装的骑兵骑着乌黑、火红、青灰等色的马匹跟在穿绣花衣服的军乐队后面走来了。一会儿，炮队也开到了指定地点。将军们都穿着全副检阅制服。不管将军、军官还是士兵，大家都觉得正在完成一件非同一般的、重大的、庄严的事情。每位将军和士兵都意识到自己是沧海一粟，因而感到自己渺小，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因而感到自己强大。

第四部..... (197)

决斗的地点是一片不大的松林空地，离停雪橇的大路八十来步远，由于近来天气变暖，地上的雪正在融化。决斗的双方站在相距四十来步的空地两边。副手们在潮湿的深雪上步量距离，从他们站的地方，到相距十步远插着涅斯维茨基和杰尼索夫的两把军刀作为界线的地方，留下了许多脚印。雪在融化，雾在上升；四十步开外什么也看不见。三分钟后一切准备就绪了，但仍旧拖延着。大家全沉默不语。

第五部..... (231)

拿破仑微微往后回了回头，把他那胖胖的小手往后伸，似乎要拿什么东西。他的侍从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忙乱起来，互相低语，传送着一件东西，罗斯托夫昨天晚上在鲍里斯住处看见的那个少年侍卫跑向前去，毕恭毕敬向那只伸出的手俯下身来，把一枚缀有红绶带的勋章放到手上。拿破仑连看也不看，用两个指头一夹，勋章就夹进了两个指头之间。拿破仑走到拉扎列夫跟前，转脸看看亚历山大皇帝，表示他现在所做的是为了他的盟友。那只拿着勋章的白胖的小手往士兵拉扎列夫的扣子上按了一下。似乎拿破仑知道，只要他拿破仑的手往哪个士兵的胸前碰一碰，哪个士兵就会永远幸福，就是得了赏赐，就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人。拿破仑刚把那枚十字勋章贴到拉扎列夫的胸前，就松了手，向亚历山大转过身去。几只俄国的和法国的殷勤的手，及时地接住了勋章，把它挂到军服上。拉扎列夫面色阴沉地向拿破仑看了一眼，仍旧静静地持枪敬礼，注视着亚历山大的眼睛。

第六部..... (276)

在这又湿又冷的空气中，在颠簸着的马车里她才有时间生动地想象在那舞会上，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等待她的是什么：音乐，鲜花，跳舞，皇帝，整个彼得堡最出色的青年。等待她的那情景是如此美好，以致于

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因为这和马车里的寒冷、拥挤以及幽暗的感觉极不相称。只是当她从入口的红毡地毯上走进前厅，脱掉皮衣，同索尼娅并肩走在母亲前面，登上两旁鲜花锦簇、灯光明亮的楼梯时，这才明白等待着她的一切。只有这时她才想起她在舞会中应有的态度，她努力摆出她认为一位小姐在舞会上必须有的端庄凝重的风度。但是，这时她感到眼花缭乱：她的眼睛模糊了，血液突突地鼓荡着她的心脏。她没能做出那种会使她显得可笑的样子，她一面走，一面激动得屏住呼吸，尽力压住自己的激动。其实这种姿态对她最合适。

第七部..... (326)

时候已经是初冬的天气，早上的严寒冰冻了被秋雨浸湿的土地，秋播作物生机勃勃地长起来了，被牲口踩得发褐色的冬麦田垅，那淡黄的春播作物禾茬和红色的荞麦田垅，把茂密的秋播作物衬托得特别鲜绿。八月底，山巅和树林在冬麦的黑土田地和禾茬中间还是一些绿洲，这时在嫩绿的冬麦中间，已经变成金黄色和鲜红色了。野兔的毛已经换了大半，小狐狸也开始出窝了，狼仔已经长得像狗一样大小。这是狩猎的最好季节。热中打猎的年轻猎手罗斯托夫的猎犬，不但跑得瘦了，并且腿也跑累了，猎手全体会议决定让狗休息三天，九月十六日进行一次远征，从橡树林开始，因为那儿有一个从未受过惊扰的狼窝。

第八部..... (364)

你多愁善感的人儿，恰似一杯毒酒，没有你，就没有我的幸福。温柔的忧郁啊！快来安慰我孤独的心.....

第九部..... (413)

皇帝激动地说出下面的话：“不宣战就进入俄国！只要有一个武装敌人留在我的国土上，我决不讲和，”他说。鲍里斯看出，皇上觉得这几句话说得十分痛快：他对他自己说的话感到满意，可是却不同意鲍里斯听到了他的话。“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皇帝紧皱眉头，又说。鲍里斯知道这是说给他听的。他闭上眼睛，低着头。皇帝又走进大厅，在舞会上又呆了半小时左右。

第十部..... (464)

库图佐夫和拿破仑这样做都是不由自主和没有意义的。可是后来史学家对于这些既成的事实牵强地证明两个统帅的预见和天才，事实上，这些统帅只是历史的工具。对于另外一个问题：波罗底诺战役以及在这之前的舍瓦尔金诺战役是怎样打起来的，也存在着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史

学家是这样描绘的：俄国军队在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时，就为大会战寻找最有利的阵地，在波罗底诺找到了这样的阵地。

第十一部..... (555)

“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胆小鬼才逃离莫斯科，”有人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暗示他们说，逃离莫斯科是一种耻辱。他们不好意思落个胆小鬼的名声，不好意思离开，但是他们仍旧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非这样不可。他们为什么离开呢？不能认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恐怖把他们吓跑的。人们全在逃走，并且最先逃走的全是一些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十分清楚，维也纳和柏林都保存完整，在拿破仑占领这些城市期间，居民们和可爱的法国人相处得非常融洽，那些法国人当时很受俄国人，尤其是俄国妇女的欢迎。

第十二部..... (625)

当时，俄罗斯一半国土被占领，莫斯科居民逃到边远的省份，一批批的民兵起来捍卫祖国。所有有关那个时代的故事和记载，都无一例外地只讲俄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热爱祖国和英勇行为。实际上远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我们从过去里面只看到当时一般历史的兴趣，没有看见人们所具有的一切个人的兴趣。但是实际上那些个人的眼前兴趣远比一般的兴趣来得大，甚而至于从那些个人兴趣中丝毫感觉不到一般的兴趣。当时大多数人并不注意国家大事，而只顾个人的眼前兴趣。但是，正是这些个人是那个时代最有用的活动家。

第十三部..... (658)

库图佐夫的功绩并不在于所谓天才的战略转移，而在于只有他一个人懂得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仅有他一个人在当时就懂得法国军队无所事事的意义，仅有他一个人自始至终认为波罗底诺战役是一次胜利；只有他一个人竭力阻止俄国军队去作百弊而无一利的战斗。

第十四部..... (684)

“等一等？……乌拉！……”彼佳喊道，他一刻不停地向那枪声和硝烟最密的地方驰去。哥萨克和多洛霍夫跟着彼佳跑进宅院的大门。在动荡的浓烟中，法国人有的扔掉武器，从灌木丛中迎着哥萨克跑出来，另一些往山下池塘跑去。彼佳骑着马穿过地主家的院子，然而他不握住缰绳，却奇怪地、迅速地挥舞着两只胳膊，身子越来越向鞍子的一边倾倒。马跑到在行将燃尽的篝火前站住了，彼佳沉重地倒在潮湿土地上。哥萨克们看见他的胳膊和腿很快地抖动着，而他的头却一动不动。子弹

射穿了他的头。

第十五部..... (713)

人看见一只将要死去的动物，他会感到恐怖：一个本质与他相同的东西，眼看着将要消灭——再也不存在了。但是正在死亡的是人，而且是亲爱的人，那么，在生命的灭亡面前除了有恐怖感之外，还会感到五脏六腑的撕裂和精神的创伤，这种精神的创伤就像身体的创伤，有时致命，有时痊愈，但是永远疼痛，害怕外界刺激性的抚摸。

尾 声..... (748)

历史告诉我们：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是由于“偶然创造了时势，天才利用了它。”但是，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天才呢？偶然和天才这两个词并不表示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是无法下定义的。这两个词仅只表示对现象的某种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某种现象；我是无法知道的；我也不想知道；这是偶然使然。我看到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产生了与人类固有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理解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因此我只好说：这是天才使然。



应当首先竭力阅读
和了解各个时
代各个民族的最
优秀作家的书。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第一部

“好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成为波拿巴家的地盘了。不过我要告诉您，如果您还对我说我们没有战争，如果您还护着这个敌人的任何卑鄙行为和他造成的惨祸，那么我就不再理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把您吓坏了，是吧？好了，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1805年7月，十分出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她是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和亲信，在迎接第一个来赴晚会的达官要人瓦西里公爵时说了这些话。安娜·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好几天，她自己说她患的是流行性感冒。请帖是当天早上由穿红制服的听差送出的，内容全都一个样：

“伯爵，如果您没有其他更好的消遣，您如果不在意与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共度一个晚间，请于今晚七至十时惠临舍下，将十分欢迎。安娜·舍列尔。”

“我的天！”进来的公爵答道，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他身穿绣花朝服，脚穿长统袜和半高统鞋，胸前戴着几枚明星勋章，扁平的脸上带着喜悦的表情。

他法语说得很漂亮，语气既宁静，又很具长者之风，那是只有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和宫廷的重要人物才会有腔调。他走到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前，俯下他那洒了香水的秃秃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就轻松自得地坐到沙发上。

“您先告诉我，您好吗？亲爱的朋友。好让我放心。”他没有改变腔调。可是从他彬彬有礼、体贴关怀的腔调中，流露出淡漠甚至嘲笑的意味。

“精神受折磨，身体怎么会好呢？……我们这年头，稍有感情的人，又怎能心安理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你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这里，好吗？”

“那英国大使馆的招待会呢？今天是星期三。我得到那里去一下，”公爵说，“我女儿就要来接我，和我一同去。”

“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说实在的，这些招待会啦，焰火啦，都烦死人了。”

“倘若他们知道了您的心意，招待会就会取消的。”公爵说，他像一挂上足了弦的钟，习惯地说出连他自己也不希望别人相信的话。

“不要折磨我了。告诉我，对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报告作了什么决定？您都知道的。”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说，他的语气冷冰冰的毫无趣味，“作了什么决定？他们决定：波拿巴既然破釜沉舟，看来我们也只得背水一战了。”

瓦西里老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懒洋洋的，像演员背旧台词似的。而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则相反，别看她已经是四十岁的人，却生气勃勃，好激动。

她为人热情。她有时甚至不愿这样做，但为了不让熟人失望，她还是做了热心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经常含着微笑，这尽管和她那姿色已衰的面容不相称，但就像娇惯的孩子一样，表示她经常意识到自己小小的缺点，但是她不愿，也不能，并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改正。

在谈论政治事件时，安娜·帕夫洛夫娜激动起来。

“哎呀，再别对我提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都不懂，可是奥地利从来不愿意打仗。它把我们出卖了。只有俄罗斯才是欧洲的救星。我们的上帝知道他的崇高使命，而且忠于他的使命。这是我惟一相信的东西。我们至善至美的皇帝将担负起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他是那么受人欢迎，那么仁慈，上帝是不会抛弃这样的人的，他一定能完成他的使命——镇压革命这个丑东西，现在有这个刽子手做革命的代表，革命就变得更加可怕了。只有我们才应当讨还殉难者的血债。我们还能指望谁呢，我问您？……满身铜臭的英国不能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精神是多么伟大。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皇上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皇上一点不为自己着想，他只想为全世界谋福利。但是他们答应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答应。就是答应了什么，也不会说话算话的。普鲁士已经公开说，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全欧洲都没办法对付他……不论是谁的话，我都不相信。普鲁士中立，是为了骗人。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的君主。他一定能拯救欧洲！……”她忽然停住了，对自己的急躁感到不好意思。

“我想，”公爵笑着说，“如果不是派温岑格罗德去，而是派您去，您一定会强迫普鲁士国王同意的。您的口才太好了。给我来一杯茶，好吗？”

“立刻就来。顺便说一下，”她安静下来了，“今天我这里要来两位十分有趣的人物，